



北
礎
文
集

共
五

三
之
四



20
1283
2



20
1283
2

北磻文集卷第三

大雄寺記

行在所直北四十里寺曰大雄舊曰上保安開運四年鄧氏作鎮時建治平二年賜今額地接良渚峯嶺秀野水通安溪沃壤綿亘山無潭湫蜿蜒洶靈嘉定八年夏大旱港澗潢絕者數月群望不孚此山出雲雨近畿有殊朝廷寵嘉封爵建祠錫賚鼎至始郡祥符寺僧覺定偕方外友慶端相攸居之經始之志克艱克勤壯規宏模儼然在目三門兩廡再造於建中靖國元年則子殊有方起廢於風凌雨震之餘懺堂之作於崇寧三年則子純悉力於時和歲豐之後高敞堅好州里鮮儼肖無量壽像作懺悔主為眾庶澡過雪非宅心純想之方子欽晚出才具絕人喟然歎曰是利之作也亦既久矣殿者所以舍佛表出尊特其可缺乎度才儻工遍扣檀施祁寒隆暑不小休卒有成於政和三年越四年使有常有威造佛菩薩天龍給侍如七金

山與殿脊稱至是凡所宐有不可以加矣先是有常結界以落之以禦諸非律儀其法曰天可陟吾界不可入地可陷吾疆不可犯應不吉祥不俟禁呵勇自退舍於廣漠之野而無何有之鄉此常之心也若夫三灾彌綸心為本根弗鋤其根圖蔓難既乃於是中自焚自溺窮盡未來庸有了時母使吾常徒用其力故併書之以授愛堂俾告來者愛堂雅善予如湛其名嘗主黃檗十二祖大道場云其辭曰幢刹之興存乎其人其人伊何駕大願輪南度以來寺滿山谷願輪不馳器滿則覆惟我大雄一燈相尋百禩榮勳逮于雲仍厥惟難哉如此其久豈不務速務以不朽龍蟄于山實寄豐凶繫尔正直相吾鼓鐘

假菴記

淄川王識之束髮自立汲汲為善掉鞅塵表強安四隅榜曰假菴宅心以仁遵路以義蕭洒茹茨剖破藩籬洞然八窗眇然一枝借書東家分照西鄰優哉悠哉聊以卒歲假於人者若是其

假人者豈止是而已古已往矣書則古人之糟粕舖糟啜醢浸漬沈酣歸澹泊寂寥之根發胸中至味之蘊殘膏沐新騰馥騰遠有英可擷有豔可摘藻澤萬彙沾溉百世將假無言之言而強記之忘言也假無聞之聞而強聽之絕聞也譬夫水飲豈傍睨者知夫寒暖之節則必萌異同之說異同之說不息則安知吾之所謂假

常熟縣大慈寺鐘樓記

千鈞之鏞不梁百尺之高而篋簾之則停輪息苦警昏導迷何所安莫寒山夜半聲到客船非衲子明心即詩人得句昧者往往以是為迂闊不切不知美教化移風俗王者先務而心華發明照十方刹亦豈細事大慈為福山望刹創梁天監中長江橫陳五峯擁環古木夾道童童如幢寺昔中微木亦就槁及其再振木則重茂大鐘橫撞僅在平地厥聲弗鉉不足以發深省文遠欲造樓未幾而窳其徒如班了此緒績不日而成嘉定九年三月既望也羣飛半天遐眺無際寺與樓稱鐘又稱之費幾

萬緡始遠欲市田為山家經常計惜然而作曰市田非比丘法則又反諸檀施施者不受願聽所欲為至是舉以權輿其事餘出於其父母昆弟走飛來北澗謁紀歲月余語之曰昔昭默大士云身為比丘不導父母於佛法中謂之不孝是役也于以繼先志又豁父母昆弟施心一舉而兩得雖然曩見子擔簦負笈問天台之旨於諸老之門今復見冠冕多衆於古靈山晉進不已至於厭飫心初而流通所學以壽佛祖夫如是又豈特孝於其父母哉萬緡之樓土木之事耳吾所紀者在彼而不在此

彰教法堂記

土必腐木必蠹堂則有成與虧法存諸其人未始有成庸虧耶彰教法堂五間第十七代法中建歲月莫可考寺無耆宿與夫識載也倪床屏陰題云元豐七年十二月二十五住持修穆造屏植於堂堂必先豈七年前所造耶隆興元年九月十三第二十七代師寐翻蓋則見於梁題逮寶慶二年弊而不可為矣鼎

新之權輿於十一月十五成於三年三月初七柱踏舊礎崇增二尺三寸敞小閣支寢堂之上楹挾以兩祠宇則鄉所未有惟堅罔惟侈惟壯罔惟麗彫刻文藻皆勿用取才於家山取飯於家取財於施者不足則貸相是役者豫章西山碧雲菴四明如潔落成之日四衆聳瞻謂余為能殆不知余方將謝不能也噫美輪美奐兮固非余心初所由志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盍亦求余所謂法存諸其人無成與虧也何故

泉州金粟洞天三教藏記

黃老子漢佛于晉宋二氏之書滿寰宇聚則衝棟載則汗牛何其多乎多耶問其數各五千餘卷與秘府牙籤相上下巾冪巖秘往往過之金粟洞天在泉南勝處住山人疑雲黃去華摠三家之書于山中寘諸大輪藏所謂藏也者藏也涵藏之謂也藏諸名山古也或病其以二氏之書亂秘府妄意求合孔氏噫合其可求乎求而合不勝其不合也苟不可合雖孟賁烏獲之勇

之力不可牽糾而使之合不可離也雖強分之視勇力烏乎施然則離合有常理不在啾啾齒舌間也天地間大物莫如海百谷東輸未始見其盈尾間泄之未始見其虧而與百谷同一味曷嘗求合於百谷既至于海矣海則曰尔江耳河耳淮濟耳盍各安尔甲乙之序涇也渭也亦正尔清濁之分然後去貪取廉旌芳潔駸濟濁俾各從其類雖蹄涔之陋罔不藐夫海失長百谷之道強為是區區之別不可得也夫如是庸詎知吾求合於外耶善乎荆國王文公荅曾子固之為言也善學者讀其書惟理之來有合乎吾心樵牧之言不廢苟不合諸理周孔吾不從吾嘗紬繹斯言而志夫學隱然得之於中東海有聖人出焉此言合也此理合也西海有聖人出焉此言合也此理合也故萃天下之書使天下善學者博觀約取離乎其所以離合乎其所合也

書東禪浴室壁

僧園四事外所當有莫先浴室大火三伏金石流土山焦汙浹浹如雨執熱不濯必鬱懣熬燥懵懵如醒冲和之微幾何而弗傷傷則病病則欲為毫末之善了不可得東禪浴室新於紹定五年冬起數十年廢於寺僧惟一之手一之為也亦難矣萃銖哀錙基此役未嘗開口語人有施輒受受輒適義所受既義人樂其施東薪如桂得三十畝負郭於章氏女為樵采之直費緡逾萬弗務速弗侈靡弗規圖以豐橐囊弗勤衆以滌土木區區求紀載為鑽貴板勢之具有正因衲子調度乃策其勲勞識諸室之壁為是數者之勸越明年季秋既望潼川北澗云

四無室記

問宣子以內三術為之主立性具之體以外三術為之張發身器之用遐榻擬古曰無生窟篆裊碧縷曰無聲漏爝火不息然無盡燈落日懸鼓觀無量壽不越尋丈扁曰四無於四無中問清泰津或謂余曰燈即佛身鏡即佛界於此界中復有溟渤彌

盧原隰丘陵草木鳥獸人及非人俱從佛生得佛法分云胡西
壙設象注想不務內觀區區外馳則語之曰見月執指執與忘
指忘指執月與執指同燈即佛身鏡即佛界子知之矣不知鏡
即月也而佛與燈不一不二子識藥矣未識藥忌藥忌反毒益
壙病蒂望吾四無適越而北轅日驚日遠只益背馳因作而歌
曰鏡非月燈非佛了了見竟何物雲無帶天無眇派金西頽絲
髮無隱

千佛院記

距余故廬未遠一舍縣曰東關縣之西岡阜秀整龍矯鳳闈一
峰橫溪陰作怒猊反擲石飛峙其上層出千佛莫知幾何年巖
間有刻湯不可讀里社禱水旱穰疢癘如響荅慶曆二年彭氏
造殿舍佛號壽聖院某年月日改廣福子原者張氏子蚤穎異
走南方扣耆宿執侍天童宏智覺禪師爰得其旨沉潛燕默以
晦其所有余四五歲時大父行輩指以示余曰是有道者也創

大閣於淳熙丙戌擬內院以奉慈氏垂成而死法會寔終之慶
元庚申敞新閣以竝舊殿之千二百應真輪奐與原所創儼居
無何而會以紹圓舉緒役然後大備兩閣翼然煙霏間與溪山
相領略補空缺而來粹爽部勒一丘壑鍾英毓華豈獨發為人
文抑又以境攝人起其所固有之善油然而於心初善益善惡厓
敢不悛此原之志而會與圓之善巧會之伎了曰訪孤山南宥
隱居言其詳而請紀述故書之余老矣浩然有登樓之思尚須
杖策倚檻遐眺幽尋援毫而賦賦罷而歌以此原與會而與圓
相勞苦

樂境記 湖州

余既傲樂境之榻主人與余倚檻喚魚憶濠上游作濠上吟倚
楹而歌曰適兮居樂兮魚所忘者余又安知夫魚夫魚與余怡
怡兮愉愉主人莞尔而作曰異乎吾所聞吾師西之酣酣上池
車軸九花一花自題故吾狀所樂之境而致其思莫九我同盟

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信夫子之樂夫樂吾為子不取余於是原其樂窮其自亂之以曲終之雅而系其辭曰胎蓮命慧之提封地之嚴淨俗之粹美退嗟窮空樂藐四禪載諸契經雜諸傳記無有苦相它土鮮儼豈數晦之宮窮土木幻培壤瀦清漣種芳鮮以蹄涉擬虎眼漩腹所同日語雖然我知之矣惟心惟國惟性惟覺玉芴陟利泥滓芳擢五濁不垢一埃弗着是樂也可以斷百非之鞅可以釋九類之縛昧者昧此而小夫樂

福昌院記餘

游源溪塢間當重山之陽寺擅其勝建於唐長慶四年逮會昌五年廢錢吳越時號永壽大中祥符元年賜今額後一百九十二年結九夏制方會食於堂則自顯詮始杭之普濟師鑑者發蒙於此晚歸自方外與清凉行仔圖振厥緒先輪藏而鐘閣法堂兩廊次第皆輪奐市田三百晦歲入七百餘斛可給千指刷數百年已廢之羞嘻亦勤矣然廢興有數也長慶之興也莫不欲

子孫世世壽域中一善之成會昌之廢也莫不欲父祖世世壽域中一善之敗成則長慶成敗則會昌敗福昌固自若也然則再造於吳越策勳於鉅宋豈偶然哉咨尔鑑泊尔源與仔尔維一乃心毋維周子聽守成之難難於圖成燕安之毒毒於艱勤謹終如初率人以誠扶此勝幢勿歌勿傾勿負節衣輟食以為施者是謂報吾君以及吾親

資壽寺盧舍耶閣記

崇閣華觀祇對之制相望皆有七莊嚴藏之一體苟以土木之役瀕動觀聽則不耕不耨何自進祖宗之誅蓋依經所說以境攝心起其所固有之善油然而作於外物輻輳之際俗日益下相陵相競日益勝方其念時莫知自懲亡其身及其親不暇顧雖嚴刑峻罰不足威過塔廟必稽顙舉手是孰使之然耶隱然於中者不自泯也資壽之閣嘉定三年住持善通作寶慶三年無聚智湧登閣而喟然曰美輪美奐昧者未必弗以為游觀為燕

晦失創建厥旨遂實以琅函玉軸五千餘卷一一牙籤標其目中設廬舍那補陀大士壯麗與閣稱九殿聞見莫不善湧之為咸謂其無忝厥祖無着大士故家遺俗而成就者如此以偈贊曰報身圓滿輪補陀小白花琅函五千軸一一懸牙籤光效日月明復道出雲雨晒乃如幻人幻此如幻境欲度如幻衆成就如幻事是事實非實不實如空花靜寂單複圓及與第一義亦與如上事非同亦非殊洞開樓閣門入已還復閉童子歛念時不隔一絲毫

資壽寺永豐莊記

市田非比丘法馬祖百丈以十方共住為叢林則塚間對下者有所歸宿自是資生儲畜寢成俗建幢封利施宅土營厦屋立常產大如甲第小若編戶有業則賦興衆多則用繁必經紀於其能集事者掌會稽謹出內制盈縮不足則持孟四方此姑蘇資壽禪寺永豐莊之所由作慶元三年常之無錫淨慧禪寺僧

妙瓊妙祖倡二丁人以次哀金洎衆施營膏腴一千八百五十
四晦縣官拊而復園者半田舍農器稱是可裕數千指洗鉢之
急資壽有田自瓊與祖始方其心初發時此田已具微勇往精
奮忍寒苦甘淡泊確乎不可拔百罹弗怨順處逆境尚何以集
一事若毛髮比况千五百晦有畸之田哉咨尔衆欲登加行地
必先資糧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佛道長遠久
受勤苦乃可得成佛語也百里千里之不啻上上種性則一超
直入鄉者大城我所化作為止息耳則法華具載所詣之地果
安在而中下之流亦復小憇所謂資糧豈專在黍稷撞陸與夫
禾麻粟麥倘受此施終日飢一米未始嚼着或不動口已咬着
沙則瓊與祖畢命為期盡瘁於是所成就者曼曼乎其難也何
憾焉故樂書其事而紀其歲月又系之以辭曰飢兮寒粥兮饘
饘粥之餘既磨既研志斯堅石斯穿終之以得兔忘蹄兮得魚
忘筌

九龍山重修普澤寺記

梓邑十山川俱秀整發為人文蓋有所自來唐盛時文章顯者有之智術顯者有之殆今未已也鄴甲九邑饒沃壤羨風俗煮海之富供縣官一水一石半在少陵品題中九龍亦佳處普澤寺踞山之陽故老相傳作於唐歲月莫可考考於圖經無聞殿宇古記不及創始淳熙癸卯祖輝新華構擬天台方廣舍半千尊者丙午復造重閣煥麗擬內院以奉慈氏兩朶翼然會二十八祖於其下不十年策成績至是盡瘁九年之弓也了相嗣厥志不墜振始吁亦勤矣方其權輿之初無一錢直費輒數萬計莫非求人求人之難難於梯天不知幾摧挫幾頓抑譏呵哂削斥辱困折之不顧乃克就此種種莊嚴使客驕封蔽者一歷耳一屬目蕩無眈眈本有之善油然而起善種芽甲惡習殄殞夫豈徒殫財力頌觀聽事土木丹碧炫耀浮俗然後為得也嘉定甲申季秋既望輝諸孫宗印為余言其詳余方堅卧小朶之陰

鄉夢日栩栩想念存注歷歷冥現如登春臺心空日明萬象掀露了無遁形又若翩然適華胥氏不皇不王淳古粹莖作是觀已兩忘去來如睡夢覺如蓮華開呼印比丘執束授事毫忽不遺悉書以記

妙湛延壽堂記 平江

疾病相扶持無憾於養生送死以明王道之本佛世寢古建幢刹樓冷仄槁株蠟穹德茂者却塚間棄下嵐昏霧蝕之患又為省行堂以別不老不病欲其循省日用事若學之正偏業之勤荒行之缺全思之沈掉好惡之失中喜怒之或私利養是崇進修是急應病授藥法惟一味以治其內劑砭鍼艾以攻其外正命小康幻體亦寧或又謂之延壽堂延壽云者延此者也壽此者也非人間世短脩延趣之謂也今者反是樂便安者巧圖其居耽燕佚者曲求其處先之以貨賂申之以強援弗知庶與遂為何物盡巧致曲疇知志於道者袖手傍頤泚賴世肯忍死不

為也一念之忍傲睨黃髮覲齒累然困踣於其外祖宗成憲遂為具文往往大叢林亦如之今妙湛鼎新斯堂故書近世叢林墜典以告覆車在前真革斯儆雖然水沫巴焦匪石匪金燕安鳩毒少壯勿恃羨疾惡石老病無忽作如是觀以度生死則住山月岩某之宰制者舊執事某之裁割勤勞百難不徒其為是役也作於紹定三年仲夏晦落之於冬書雲

慶寧僧堂記華亭

慶寧自某年月日智圓創建若干年殿宇厨庫容眾之具凡所當有次第而集者其徒師訓之力居多又若干年而僧堂之役未舉緇白之有力者未嘗過而問焉今成於圓公之孫訓公之子古鏡文果祖作之父述之子成之君子曰善繼志也僧堂之作非古人意古無拓提况堂耶自枯木留香後天下較奇策勝翬飛炫耀床榻凶几惟恐不壯麗耄耄疾疾無霧霾風雨暴露之慘既適既寧精勵勝進當倍徒異時掾間剗下不三宿者何

反無聞焉方其滑隸疏櫛一單三椽正回者莫不廩然反觀揚然內求絕意死生榮辱外形骸於死灰槁木志節獨苦於塚對間不相下充其所學餒其心初不愆先聖決定明訓然後以其所覺而覺他人答此信施昧者反是苟安宅形冥冥烏為念念臭腐坐馳於庸鄙滂雜今夕何夕颯然白首入生死輪出沒異類靡所底履展轉酬酢無有窮已於戲釋籤岩迥燕坐石冷赤城華頂萬八千丈我念昔者峻躋巍陟日死魅區草腥蛇落百世之下道震吳越舉此話頭夜款古鏡惟此古鏡是則是苦苦心松筠制行冰檠不獨居此堂無媿焉抑又率人臻無媿之地欲鏡余文余則有媿紹定四年良月且潼川北礪記

崇聖院記江陰

常距江陰逾百里無拓提衲子暮夜投逆旅與商賈雜秋潦冬冰宿再或信實戾三尺而百文所呵尤不小貸剗於此中流一壺也丹丘智觀早出於外見聞頗習惕然不啻飢溺歸白父

母願得所當予之產之直父母子之卷而來茲既營薙髮益自
克苦哀錙銖積分毫相攸爽塏插草成苑利九所當有者次第
而集作於紹定元年越二年台禮部給臨安府錢塘縣崇聖院
廢額甲乙焚修以待雲水訪北礪隱居倫次其事乞紀歲月則
謂之曰天地間寧欠尔把茆也今夫人之子子曰伊吾上口必
曰釋氏熾王澤熄王澤熄則害中國蠹四民又何汲汲此役嗟
其喙哉觀曰子何見之晚也六駢渡江扈而至者翼起為侯伯
戚里內侍賜寺恩寵厥父祖金碧照耀西湖南北操塲入其門
一世閱幾興廢泊煙冷燈盡之不嗣與夫豪力盜據而不復振
者何限我之所作拾其殘弃之餘移實荒寒寂絕之地俾緇白
不相紊避三尺百文之禁孰曰不可子獨不聞荆國王文公云
方今亂俗不在佛乃在學士大夫沉沒利欲歐陽氏則曰修仁
義以勝之仁義勝吾死無憾余不懌其言不能效也

興聖寺大悲閣記

華亭

具千手眼若兩目兩臂而不自多登地已前未易議運兩目兩
臂若干手眼而不自少等覺妙覺則多多益辦過此以往則佛
地無量聖身歷塵沙劫作所難作辦所難辦從聞思修入三摩
地獲二殊勝始一目二目而千萬目乃至八萬四千燦迦羅目
一臂二臂而千萬臂乃至八萬四千毘陀羅臂目自鑒覺而不
知鑑覺手自執捉而與執捉忘各安所安不相違礙手眼可盡
其應無窮如風行空吹萬不同或不鳴條濤山撞春及其止也
之囊孰封如月初上清涵萬水影多無數月豈有二及其入也
銀闕罔閉如春在花如意在弦意兮不傳春兮不言倥侗小智
斟酌聖量如囊流螢擬熾燎原又如敲空欲諧金石不知人人
圓具此妙借燈王座初非高廣大莊嚴藏本無問鑰紹興九年
十月華亭興聖寺火千手眼六士巋然瓦礫中命歸衛氏載之
以歸居無何夢好女子謂之曰盍送我還覺而異之曉香拜像
前憶夢中女子惟肖消言護其入寘諸僧堂乾道初議整綴殘

缺大參政錢公其實為之倡寺僧悟相其事像復完好光燭霄
渙行恭惠輝者蹟光所自得之於蓮趺右趾聚族而謀曰洪覺
著靈陰翊孝治宜崇閣以尊事若雲淨藏如瑩躍然相和未幾
恭與雲通送而逝瑩曰逝者如斯志未嘗往也願借一臂力以
畢余志自淳熙初訖嘉定癸酉嘉平榮勤茹苦三十年乃克承
奉大士於中樓道上安三世佛藻旒燦霞丹楹煥日翼然橫陳
出雲雨上諸莊嚴事莫不偉特空考績而嘉成功故系之以辭
曰泠泠兮載熹炎炎兮廩而山移兮數莫移玉石兮俱焚玉兮
溫其錢之信由衛而敬信既孚所敬者盡載飾兮載完光奮夜
兮十寒碧瓦兮層暈複道兮雲齊納月兮璇題煥金碧兮陸離
同盟兮安之俟如瑩方一壤

起果寺懺院記華亭

懺不在堂在乎本心至到懇惻循省往謬自愧自悔一洗滌已
永斷相續纔萌輒夷母使滋蔓以事法顯事融理徧是則名為

真懺悔處功用雖至已第二月佛言世二徒兒一不作二能懺
不作則自至於規矩準繩視聽言動焉往而非中焉往而非正
能懺則發露發露則克己己私既盡白圭青銅一經磨拂永謝
塵玷雖然未若不作之為愈也懺摩改過也改過不吝聖賢所
贊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皆健者也健生勇大勇也義理之勇非
血氣方剛好勇鬪狠之勇也不然疇能一鉏永盡餘帶如焦穀
芽如石女兒華亭起果寺火後獨懺院未復比丘道元視祖居
舊址又矣菑孽乃斬蓬蘽剪榛棘因其姐氏易嘗時餘粒不盡
結奩付元琅琅遺言務成此段奇才了不及其私慨慷奇男子
生死之際不是過元感其誠益聲其長洎猶子某氏之施市材
選良噪集梓人作於紹定四年二月二十八丁丁斧斤不日成
之高廣雄壯輪奐鮮儼懺室巖密禪觀靚邃飯食經行解衣磴
磚各得其所然後檀施市田各為行人了一日入期費綿綿瓜
瓞與此懺利它自利相終始因作而言曰萬生擾擾均為目前

之謀一息惶惶誰作身後之計若元之妣氏者目前身後俱無憾微元又孰使承其託

九里法喜院佛殿記 吳江

塔廟之制晉魏所嚴尚矣斤像及殿德山也既而復其故何前居後恭也耶吾嘗究其說共別傳之妙在直指即吾心見佛性天真萬慮無相萬間皆吾性具見量方其柄此能事壁立千仞設教函之固乃以兩雄不俱立為之說使大乘器一起直入輩玄覺向上人遂有巖頭雪峯勃然作與鼓行而南昭昭揭日月方是時也斤斯振作斯起是謂不壞世間相而操縱自若也佛者覺也竺云佛譯云覺或曰能仁以仁覺入曰大覺中雖宴遊不啻秦火力排痛詆於雄辯之口而不加損極崇盡敬於不世出之主而不加益口舌信信愛憎絃絃只益自勞匪戾吾正法喜大殿之再造也偉特壯麗冠冕眾刹爰有檀度葉為著姓富而知教楷式里閭寺之文顯或詮素以質實裕人卒賴其族風

動信施五六比丘役而和之作於紹定戊子某月越二年二月而成然後惠日師永造佛及侍衛如七金山十八開士序列左右使見聞者若天台悟旋陀羅尼於法華見靈山儼然未散既識其實而系厥辭曰空王嗣芳遺像有嚴世出世間載仰載瞻踞芬陀花若聆其音即而扣之窸窣若瘖謂其果瘖則為謗佛曰其有聲厥聽斯惑有無兩忘其聲琅琅石湍激風舌相廣長徧覆大千說塵沙偈偈無數字字無數義法字尋義入海筭沙得一實義如空中花空花無帶義眼眼地歸根反初十日並照雲歛義天洞然八荒巍巍絕言海印發光

吉祥樓記通泉

事神如事親神則享薄親而厚神神則羞然則信神非孝也聰明正直者弗享或曰敬鬼神而遠之既聞命矣未聞孝則謂之曰孔子稱曰吾無間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未有孝乎鬼神而薄其親者此蘇悅之之拓地迂廟於爽塏龐正黼之倡

衆飛樓於空碧遂獲男子之祥而昌其後益得事神如事親之道作於嘉定丙子九月十四越兩年而成輪奐不減白崖白崖今日玉屏隔江有唐捨遺陳子昂廟余少時往來廟下望玉屏如削樓觀挿嵌岩如化出某年月日厄於火新廟未見也少陵社工部過射洪作詩五篇至今山川爲之晶明捨遺讀書臺在金華山并故宅則擅其二一語不及神至今黷然有遺恨抑重文德名節爲風俗勸略諸奇偉壯冠之觀耶辭以補其闕界修歲時之祀者歌之辭曰雲生兮洲西樓迥兮雲低練繞兮屏開橫翔兮水中坻翼翼兮天四垂駟晴虹兮躡凌煙霏緇兮陽精慘兮陰機人歌吉祥物無癘疵豐潔兮盛采社酒兮淋漓撫長江兮載醞

澄心院藏記通泉

佛所說經一味之雨三草二木所澤各異根羌性殊豈雨之咎車軸之滴匪海莫容大心溟渤乃克堪受涵攝其義曰藏運行

其說曰輪舍藏無以蘊其奧非輪無以發其用第二義門特出巧思制成八觚八匄玲瓏面面層室以貯琅函以絢金碧以擬觀史大莊嚴藏樞正殿中以靜以應一機潛發颺風疾旋若翻地軸使海水立盪胸決背倏尔如砥曰此權道會心以境嘉定五年三月初十通泉澄心蘭若殿以寘藏十二大土瑠璃光熾盛光幻出環堵岩石間儼然大光明藏各質所疑又疑東乃塵刹神力斷取聞輒意消况見者耶此祖意覺證善巧所自出法苑先造大部四合八百四十卷祖意覺證又足以五千四十八卷是役也動以萬計倒橐不留一簣直餘出諸施者落之於嘉定十五年七月二十三年間閑亦勤矣噫經來白馬寺止四十二章先覺諸賢華竺接武所致者半滿未具取一闡提生公受擯再譯法華什師蒙耻壁觀沙門則有禡伽四卷新州樵者止聞金剛平偈小龍湫破句讀於海眼任灌家未終軸於圓覺藏乘之備莫盛於斯互極玄臻奧心契初眠前日相倍徒曷

友寡負無聞焉雖然舜何人也予河人也也有為者亦若是余喜
澄心龍哉無缺文也亦作是說

鶴記 常州天慶觀

鶴可狎乎九臯晏然不可狎也曩常乘軒條然而來也何故回
初度學回者畢至鶴也胎仙庸知夫弗與回騫騰下上於瑤瑟
三疊而窈窕焉或曰誕或又曰百獸率舞於擊石拊石樂之和
也與天地旁宣人和設於天地間而胎仙格又奚誕若夫玄裳
迅飛縞衣翔鳴步虛古壇寥陽廣庭瞭斯觀聰斯聆是日也歛
陰縱晴聳瞻萬人

長興獄記 代人

天下之至平莫如天子之法側持則敵古今之常道莫如聖人
之經不通則泥囹圄則盡其情偽而後付諸法引經以參證俱
不失其當子廷尉時天下無冤民用是道也後世獄市若龍斷
豪堅則鬻豪巧誘則鬻巧利啗則鬻利禍林則鬻禍苟可以利

己害人者靡不為也死於箠楚死於桎梏死於凍餒死於疾疫
堂堂之生遂為瘡痍無所申愬之死天子之法適足以黜黻其
私余試茲邑諸老先生懼余不足任此繁劇則謂之曰昔為此
邑者亦人耳前政之善吾師之不善不由也苟擇其易將難者
誰屬乎既至視板帳夢如絲會稽之籍爛如糜訂之所聞則老
姦猾胥支辭莫說靜而求之而不得其朕眇而索之慘淡意象
差一二相應既而軒豁呈露盡得其要俗雖悍不鄙夷之訟雖
駭不淹回之信稍孚九所以固陋者一日必葺獄室圯岌岌欲
墜囚繫在其下輒慄慄遂痛自搏節而一新之俾不幸而至是
者得其所示以字民者加惠於此一本於誠以吾之誠格其所
固有之善相警飭於一家由家而井由井而鄉白鄉而邑仁不
勝用矣然則悍俗之與囂訟抑有瘳焉是役也作於某年月日
逮月日而落其成

北磻文集卷第四

澄心寺華嚴閣記 通泉

佛富貴具諸雜花雜花富貴備諸大莊嚴歲不得其門則重重
帝網歷歷鏡像無邊刹境何自而覲閣名華嚴作而象之然則
行布圓融理隨事徧圓融行布事與理融理事一如事事無礙
而土木金碧較奇麗巧曲盡人為豈能彷彿是故童子歛念六
扉洞開於慈氏彈指聲中及其既入六扉還闔譬如壯士屈伸
臂頃果圓曠劫不覺不知身徧諸樓閣中一一樓閣皆有跢勒
從初心至究竟處種種事得妙法門與諸前聞如海一味得此
味已無量差別無量蘊奧翻瀾之間二百建瓴之谷二千於此
味中染指可了是謂童子一生成佛淳熙十五年澄心院比丘
覺如建大閣造善才南詢百一十城與所詢知識於其上繪二
十五圓通於其下則師照智演為之微三比丘願力所成就何
以格檀度樂施而懋厥功也耶越幾年落其成而系之以辭辭

曰陽晶升雲岑樓光明溟渤潮生畎澮後盈月印萬水罔間涓涇風鼓衆竅颺颺同聲法霆始震蟄戶撒篇意大乘器即觀厥成如日之升如海之濟如月皎皎如風泠泠矧乃中下其智挈瓶既自滿假又臧厥貞各銜其照燭火腐螢竭來會中瞽視曠聽遂使巨鑄噓于寸筵是閣之作惟儀惟刑盍於是中破塵出

長興若溪樓記 代人

舊亭枕谿因谿得名某年月日某建縣有重客館穀必於是閱歲滋久屋老弗治流為旗亭躡跡不禁寢圯寢斤椽差枳脫藩垣委頓吏因薄書期會加以悍俗囂訟汲汲剖決日不暇給及瓜者欲去未行逆旅狹隘回翔意緒庸免悠然獨酌栩栩半炊之嘆於是喟然口與心語曰萬室之邑舟車要衝因仍固陋若是其至也乃紆厥思規撫於胸中未以語人一夕風雨仆亭若相厥志豈天地間物乘除於數而存諸其人耶抑山川之靈思

革其舊而新夫清泚之氣以振厲文物耶於是準直市才俾其樂輸鳩工於豫不敘其時撤亭而蜚樓若干楹於亭址作於某年月日逮某年月日而成略其巧堅以圖其久去其巖壯以圖其固學宮再新相與面勢練澄漪漪半樓夕霏鴛鋪翼翼崇簷曉碧市聲遠耳萬竅風止下雲露青雙瞳電明部勒山川氣象成一都會可以拊長筵展清流榮休暇餘景婆娑吟嘯商評得失求無厲於民以告夫志尚與我同而登斯樓者如護吾廬嗣而振之俾勿壞因作而歌曰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城再歌曰安得大廈千萬間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某也魯敢用前聞以俟來哲

善峯圓通閣記 空輿代人

徵心心忘執忘自戕辨見見泯執泯亦尔瞿曇所以寂初開示如來密因為新學修證之本策勳密曰安住大乘勵大乘說撰圓通機應圓通根以教阿難及諸四衆文殊承旨領此妙選二

十有五登地亞聖各陳昔曰補陀大士青錢萬中餘雖審諦弗當其根是故大士獨任斯託眼既聞聞耳亦見見六用互舉非證不識此方教躰其惟音聞聞性精明所入常寂風_應偃溪磔抵庭竹若合符節如空涵空自昔至今得此門者其數無量終盡未來巧曆莫數閣名圓通蓋取諸此俾圓通根從此中入爾時北磻從座而起駕言出游步向上層式瞻輪奐倚楹晚眺賀燕未乳來友鶯老悠然一聲啼破幽寂方是時也普門不鑰洞開六扉八窗澄鮮昭晰萬象塵刹幢蓋蕤蕤原濕窈窕澗壑嵌勝種種莊嚴如莊嚴藏宏博壯麗不勞彈指如大圓鏡物來斯照如帝網珠交光相羅影見重重無在不在則是閣之作也直顯勝妙家風革人險隘邪偽同歸廣大之正惡習日實善日穎榭更相漸磨丕變風俗帶牛佩犢知所深耻是道也佛四智中成所作智之所成就予佳佳山某闖此妙而發明之故申之曰

透山兮泠泠蜿蜒兮泐珎璇題兮宿雲呵護兮山之靈

大軍倉廳壁記鎮代人

倉教基兩漢餉道不絕也淮東一道黠豺萬竈所仰給厥任重非錯綜精練之佐今掌出內會稽雖有應變宏才偉略終勸於獨振倉實今使長總侍其官發軔之地毫忽利病罔不備悉每以獨_惟艱白諸朝乞去甲仗庫官別增監倉一員依舊衙止添兼監甲仗庫五字俾事集力裕若已蒞事時等而上之逮今使節駸駸黃閣紫禁而惠被四表自某官至某官歷三任壁記未始建恐改作之自久而不聞遂疏凡居是官者在官之日與夫爵里名氏悉書於其下庶夫往績歷歷可考

大軍倉庫記鎮代人

罅必補漏必苴風兩飄搖之必支挈挈惟恐緩家居者之為期與子孫相終始圮西則就東圮東則就西移弊居完居安辟危往往棟欲壓梁欲折乃去而儼他屋官居者之為滔滔者皆是

君子則不然居日必葺園日必涉急公於私操心慮患泮然有以異是大軍倉庫屋老矣脊頹厲風趾摧演流其官不遑寧白使長其官朝聞夕報鼎新於多事之秋不日而成比舊益壯麗于以見使長孚於其屬恢乎有容不斲也若此因作而言曰魚川泳而鳥雲蜚豈獨專美於唐三百年之名流也耶

紹定辛卯四月
巨兩記同日

植齋記

山居玉立萬竹當疾雷破山群蟄斯奮時稚子澌澌見頭角不
涉月駸駸拂雲亭在深處日婆娑其下客有傳氏其適至拊竹
而作曰能自植者也余以植名齋盍借竹以識余所植則謂之
曰植立也致力於植則必有所立確乎不搖若頹瀾砥柱行富
貴行患難綽綽見於事修身齊家虚心勁節皆事也身修矣有
類乎猗猗介特不衡不倚不言而信不令而行曰齊家林林而
群蠢蠢不亂正家而天下定矣虚心若可以受道道集虛虛者
心齋也勁節則暑寒不移有常操也安節之亭承上道也具是

四德也王馬曹拔庶類而君之指以謂人曰何可一日無此君
天下後世至今莫能易雖然吾見始植而立求無媿此君矣未
見不倚不撓於晚節末路不自免庶類俱靡者善乎詩人之為
言也不羞老圃秋容澹且看閑花晚節香當與孔子所謂戒之
在得同一闕細微此君孰與論夫植

碧雲藏殿記

空輿

余眈碧雲崇明篆旬有七日會諸耆老及父於其事者商略一
家之政空所後先咸以經歲為缺典不覺喟然曰經佛言也言
心聲也在則人止則書不尊所聞何以見佛心非歲何以度經
非殿何以舍歲矧事不辟難勞人自逸非是是役也繫我職取
林之待用者振之不足則市之雖樸檉弗棄斧斤一施輪奐在目
作於某年月日越明年九月日落其成然後屬眾力於歲雕龕
涂凍付擅時精巧者八觚稜稜玲瓏八函實以琅函玉軸
於戲梵釋之居殿止有嚴堂止有容廩出內庖春炊剪齊眾法

會稽庶務止於所司賓客檀施奔走給侍止厥攸處貴堅好不
貴侈靡與其過制孰若適中樓閣崇戟戟璇題涼觀月榭必
耀浮俗得非聚人而役之何以聚人曰財財豈天雨鬼輸必首
之不可必有之怪說申之以不可妄異之甘言盪莽忽荒詭詐
譎誘吾不知古龍象屍林塚對間逆旅天地遠廬千古又譎也

密印寺記湖州

或謂梁武崇佛不永祚昭明造塔廟不永年佞佛以析益何益
耶秦并六國欲帝萬世竟弗再傳扶蘇胡亥壽考安在不聞佞
佛過秦第六仁義不施攻守之勢異也密印昭明所造考訂舊
聞索斷碑殘碣無所得埃壙埋古刻卧廡下洗刷而起之彷彿
少師米公友仁小楷西南大長老華嚴公祖覺序寺僧行昭范
銅為萬二千斤之鍾所由鑄大學馮公楫為之銘宏偉典贍言
太子施園造寺今祠於東廂為護法主掌寺事者云舊有記聞
諸故老周知誰為碎於廣明之盜墜典未克舉盍嗣華嚴公大

手筆傳二大士翰墨文采照耀於蕭寺寺檀越常選文章貽後
世非暗投也敢請於是受東而作曰此大道場肇自天監二年
文孝皇帝居東宮時用祇陀太子故事以園為施時富名流江
惣沈約在帝側豈兩公文字乎石泐於會昌例廢時抑夷於張
雄猖蹶時或廣明盜所壞皆莫得而知也樓殿崇崇冠冕衆刹
跨龍庭面攜李翼車谿枕青墩梁曰報恩唐曰咸通悟空吳越
時曰異皆禪居我宋錫今額會昌之禁解鹽官安國師嗣子如
縱昌厥由緒克觀厥成土木金碧壯麗於前日既老而寐無着
嗣子德會守成規惟謹張雄肆虐罵賊而死白乳湧數尺行欽
與其屬三四輩整而完之至是三學比丘未始乏為天台賢首
之學者相半曩聞清裕者神異卓絕里社所嚴神異吾所不道
由梁遠今逾八百載成虧有常數武宗之廢武宗之廢也張雄
肆虐張雄之虐也揆之廣明亦莫不然固已雲散夢掃吾密印
自密印主之者存焉耳辨曰嘗聞蕭梁以弱為仁仁吾不知弱

是用評景臨天威頹不及仰惟其能然夫豈弱喪文孝夙慧衡
鑒古制英菟奇獵珠貫瓊綴手開僧園如祇對林阿禁不祥池
湯城金弁德作威身殞威逝德明惟明芳流世世曰縱與會真
奇男子縱舉百廢會罵賊死握拳透爪嚼齒穿齧易地皆然不
忝厥生尔德尔心泊尔四眾高躅曷承企會與縱

江東延慶院經藏記

教有半滿藏無小大般若寶積華嚴涅槃合八百四十一卷自
五千四十八卷出近世蜀之昌州不動居士大學馮公以無量
壽願施五千四十八卷九四十八藏八百四十一卷亦滿厥數
徃徃梯此有大小藏之目非古也藏也者藏也涵容融攝為義
琅函玉軸則有海宮龍伯之所嚴秘密意玄義則存諸其人爰
有大智破塵出經會於一乘如海一味一盞香積飽均四眾貧
女寸焰不遺遐隱師子手足一金也江河支別一水也諦審機
器利鈍隨應玉象徹底偃鼠滿腹各稱其量乘此大乘至究竟

豈丹腹金碧雕龕涂凍幻出龍鬼扶持凌空虛之所能彷彿時
有比丘名曰智日聞如是言矍然而作曰我之所居康廬送青
彭蠡闢戶賜號延慶巧當勝處嘉定壬午作此佛事明年落成
實惟妙演書四部經則有智玉矧二化士厥惟嬉哉鐘鼓設床
梵放薄雲妙高四朶夜摩諸天如風忽旋如海忽翻樞應無窮
莫盡其極一機休復海湛天碧八甸玲瓏塵消鏡空萬目仰瞻
夙負惡習不鉏而拔信萌善穎油然發生審如所言則徒取檀
施靡金粟勤入勞衆從事於不急之務哉則語之曰吾所陳理
法界彼所為者事也實際理地彌滿清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
事法界中或一其缺單輪弗馳隻翼不飛理隨事徧則逢原左
右事得理融則干差一照理事無礙事事混融則藏與經非一
非兩及破塵者三無差別

陳致政施田度僧記

施僧欲其四事具足一意叅扣餉僧俾正命充滿邪解弗作舍

僧解風雨飄搖之憂浴僧拂妙觸宣明之跡至於度僧則如上種之盡在於是教必尊僧蓋佛祖所自出度僧度佛祖也責佳實於良苗非雨露之所滋耘耔之及時必稿於烈日萎於雪霜又何所妄異區區舍家林之服勤稍穎異者皆良苗非恩霈自天則一伽梨亦何所妄異故叢林有賢勞之澤等而上之逾一二十寒暑乃能得就令得之必四五十筋骸盡瘁欲求如佛祖因地勤苦精敏時所為心至力殫何以至大究竟為大福田發生富貴壽考報効檀施毫髮反償如經所云可怖可懼爰有信善致政陳公洞見此理捐膏腴三百畝歲度一僧芳聯世之自一至妙傳無有盡推此願力亦無有邊天竺魏靈山未散此廣大心與山俱高蜚閣廣堂助增壯麗光明懺摩婁歲隨喜是不可不書也噫塵勞之儔各知資生財知其豐勢知其崇業知其廣位知其穹孰非為子孫計若蝨虱踣而起不知積而能輸輸而得所歸於佛隴教觀家與佛隴之傳相終始獲善應於斯文

如公者鮮矣故吾表而出之為區區若蝨虱之戒

通泉廣福院記

廣福皇覺院制度小而寂古翠屏諸峯皆歸彈壓輪歲鐘閣普門內院復道翼翼歸然門闥立數級之上煥燦照耀靡不華好古殿再新諸莊嚴事如開眉目如被綺繡又如李郭一交旗幟十倍精明紹榮倡於前祖因法一紹粲惠燈各致其力相與應和成此殊勝法深宗鑑遠歸自南層砌重門兩盡其巧跨鰲以東幢刹鮮儼典午渡江時異僧來此鋤荒榛斬蓬藿草衣木食而大有為十數傳後稍弛鄰邑惠門蘭若思靜再振於唐之中葉迄今鐘梵薄雲天當一方宅心純想進善悔過之地吾廬距此僅一舍淪棄江海足蹟未始至端平改元秋鄉州某寺某僧移書訪問生祀屬予紀歲月噫幾千年矣世果有千年之國乎歷年之多莫如三代夏商之曆莫如周周之季建空名憚立於地大衆富強有力諸侯之上年不加少豈能盡八百之曆哉

揆之操場朽者之言則百年之家亦復無有然則樹一利於深
山邃谷更歷如此其久獨何如由吾師淑諸徒以戒定慧為之
主慈忍精進為之張正心誠意發其用以游人間世利己利物
以成厥志後世雖未必盡聞盡明聞者不自棄自棄者虛也明
者不矜衒矜衒者賊也故能通神明行蠻貊於其道而綿世
守若夫焚蕩於強暴毀斥於雄罵如風吹光如刀截風持危扶
顛以大此宗以承厥終

禪龕院毗盧殿記

禪龕為聞刹自唐僧文公文公道振自杜少陵由唐而宋其道
益明自漢中師古修信師因麟菴悟開繪公像律者法印請紀
其事刻諸石悟超者出凡土木金碧壯麗皆其所成就晚乃作
毗盧殿幻花藏世界海莫不備悉權輿於淳熙辛丑越九年始訖
事實麟菴策其勤乃大作佛事施百物於同衣而落之芝茁龕
趾嘉應荐臻不可以一二數人以吾宗人喜言誕厖故不錄超

質而不文游人間世惟一真實以真實故感人也深苟不合諸
心必言其所不合者侃侃不小不鮮負固好勝罔不服故集事
先難後獲不計疾遲志其成而已殿之成也榜曰毗盧遮那云
者竺梵之稱中國譯曰遍一切處語其遍則無乎不在其在也
無所不遍大而無際小而無間雜花所謂三際悉在無有餘作
而象之理亦左矣雖然盍觀夫遍與在乎一滴一消具十香海
一塵一沙弥盧咸在十虛混濛而莫見其餘毫忽微眇而莫知
其欠一椽一瓦尺丹寸碧孰非莊嚴蔽大樓閣得其門者雖宗
廟之美百官之富何以加諸不則疏不云乎積行菩薩曝腮鱗
於龍門上德聲聞杜眊聽於嘉會故系之以辭辭曰

覺雄富貴載諸雜花帝網重重幢刹振華天人鬼龍肅而不譁
一音震潮洗空萬差爰及後世模倣百為雲母水晶瑤珀琉璃
匪雕弗塗匪巧弗施美奐美輪雲繞璇題惟道人超身如椰子
云胡成茲大功德聚惟其有忍矻若砥柱百阻不移以願力故

一殿之作曰惟艱哉載賈餘勇衆善克諧民之秉彝本自固有
攝以善境日勉日懋

江西後城觀記

旌陽許敬之斬妖劍血未洗江西一道被其惠莫枕者幾何年
矣昔嘗至處莫不華觀闕嚴雕事以系其思某觀則唐魏鄭公讀
書處故其曾此築壇場拜北斗前臺後城山如髻鬢水旱必祈
扎瘡必禳子息必禱禱輒響答唐某年賜額爲觀住持者曰李
大業胡濬哲則爲之副居無何逝迭而逝京濬文又繼之振墜
起廢殫力不小懈胡紹宗則結萬善人聚施者興土木營春炊
樓道侶擇其善者分掌出納旣罹兵火堂宇復整整稍刷鄉來狹
陋之耻松蓋竹箭幽草怪石迥與人間世遼邈年七十七則畦
芳浚碧曲水泛罍養恬育和泊然頽然游於造物之表壺中有天
以佚其老吾嘗聞旌陽在時言其身後當出八百地行仙尋師豫
章江沙過井口則妖荐孽入吾必再出觀夫樓居列仙在天地間無

別營獨排患難殄災異安生人爲已任滿足功行爲釣天廣樂之
歸昧者昧此方疾其奉安之侈不知崇德報功不如是弗足以
揭虔妥靈辭曰

道固在人人則遠之人不即仙惟仙即之猗歟列仙不與世絕
志存生人隱顯殊轍巨妖旣血發部撤蒙行不厭高功不棄豐劍
飛上天龍光燄日殆今繹思尋刻舟蹟風清玉虛月滿瑤壇絳
節霓旌冷然往還

寂照院記

幢刹盛於典午大備於蕭梁佛圖澄天台顛所造幾百尺椽片
瓦皆有深重願力不計百艱而後成眠長安富貴久崇先香火
非不壯麗勢穹力巨氣雄焰熾咄嗟可辦盡簷綉棟絢粲山谷一
再過之已有間矣又過之則圯弗治甚者逐其徒而家焉更甚
則撤椽栝挑瓴甃無所不至勢力之與願力遼邈如此寂照院
之作惠通師因其先富儲蓄基造寺之役君子謂其不負所託

遠近響應百堵皆作殿以舍佛閣安千優曇藏載三乘堂廡廊
廡容衆四事凡所當有靡不具權輿於嘉定七年八月越十三
年而落之湘江橫陳潮聲與梵放相答吳山萬井越樹如髮風
帆沙鳥倏聚忽散漁樵響沈可禪可燕車馬喧止可誦可讀延
騷吟可以馮壯觀待雲水可以暫盤礴一香一燈皆壽聖人福
兆庶及其親族檀施之存亡不留一簣直使後人三常不足驕
吝不萌於肯中却步反求以爲道毋負殖爲拔貴鑽勢之具毋
詭誑爲王化之地惠通師嘉興徐氏子爲鳳鳴惠雲院清朴弟
子坐幾臘年七十三辭曰
橐宜充耶或宜朽耶不朽其充豈真出家荷歟所先豐乃儲蓄
我則捐之樹利結屋相厥攸處大江之滸匪侈惟壯幘幪風雨
有來水雲悠然憧憧解腰午鉢投棲晚鐘七尺單前疊足巍坐
月滿璇題孰與分破振策舍衛肅容正觀美見宗廟富窺百官
我作是說應無所住拍枕潮聲是真實語

明真宮記

寧國明真宮成雖非真牧開山而本起之因自真牧寧國之逢
雖自真牧而其有以自致者易災爲祥婁格於中壺變陰爲晴
曩見於郊祀密贊慈明靈異外著未易一二數錫號不名于以
示尊禮革庵爲宮予以昭寵數特旨蠲免于以防誅求親洒宸
翰榜其宮而雲漢昭回予以旌其法裕以倉廩聚其徒而學徒
萃止于以致其久非神存棲居蹟在宮掖持心純一與道冥契
何以得此經樓華閣左右翼翼方丈齋堂各有攸序簏簾樓鐘
耒耜在田星冠峩々象簡雍容日洗齋鉢逾半千指至於九宮
撥南畝之賜飽學其道者數百掃建炎殘虜之燼則武當紫霄
一新佑聖上昇之地長森萬歲武昌太平九江壽聖是三者不
特土木金碧之助抑奏錫奎畫以鎮之疇一明真哉蓋其量大
而志平緣勝而事從蕩々弗偏泯是非利害之畛齊物我於各
適其適之地法宜識載以侈千載一時之遇俾居是宮爲是道

清淨齊潔於無窮贊坤寧聖人成關雎之義而母儀天下如漢
孝景皇帝宣太后喜黃老言卒收修文偃武之効不然何以仙
游之日於明真猶拳々不能忘寧國勸酬應上告老之請以住
持事授其徒通妙大師俞守一明真大師趙守正則副之井々
有條理如寧國無恙時寧國真人王其姓宗成其名於真牧爲
第二世瓜峽綿々當有大其家者

西亭蘭若記

誠禪師號舡子蜀東武信人在藥山三十年盡藥山之道逮其
散席浮一葉往來華亭朱涇上下百餘里林塘佳處意所適則
維舟汀煙渚蒲間詠歌道妙其言與誌公玄覺諸老脫略筆墨
畦畛處若合符節識者味其滿舡載月未嘗不歎其汲々於得
人以爲不負祖宗計夾山去後覆舟而歸乃知佛祖在人間世
斷無他事西亭三詠照耀天地雖乳兒窻婦能歌之即其言觀
其行廩々所不死者不與凡輩共盡自是松澤山水益明秀至

今稱水國名勝一經品題千古改觀妙賢企遺烈結茆於詠歌
處曰西亭蘭若樊圃樹藝一竹一石皆有次序菱芡浮實蘋蓼
交映落帆半夜荷笠亭午開扉相延抵掌嘯詠真遇如舡子者
求一言之益而拔俗於干仞之上使其徒若圭問予所以相遇
之道則謂之曰舡子之昭々如日麗天爾之拳々如水在地彼
以不息照臨爾以不息流注均具不息之道故曰天行健君子
以自強不息又何俟一語之益然後爲得哉書以授圭使歸以
告賢具

雲安德英藏記

佛菩薩語無乎不在窮山邃谷曠復遼闊靜勝林野諸漏永斷
者所住處靡不有龍猛一嗅八十卷則於龍伯宮茫々禹蹟一
幢一刹未始不具純隨供後則曰鹿苑初轉鶴樹終譚從始自
終不說一字結集爲經又復爲律昭々揭日月後之論著更不
發明合而言之總曰三藏琅函玉軸煥發心目其不說者了無

餘欠雙林大士特出新意初利夜摩及與四朵龍天鬼物扶持
凌空虛載之以輪發之以機樞正厥中其應無盡自梁至今說
無有終有大施者是謂吳桂住夔子國聞此真說既聞是已宿
習開爽不謀不訛欲顯此妙擲金如泥鳩工如雲入林選材作
而象之藏以度經殿以舍藏幻五十三大士於其間諸莊嚴具
一一稱是自乙酉春逮庚寅秋厥功告成會建龍華以落之祇
子出三峽罔不挂鉢問舟能言此段奇想象輪奐莫不冥見德
英比丘訪予於蜚來隱居述經始之勤信紀歲月之請以俟吳
君之施爲之辭、曰

兩崖束江萬馬駿奔灑灑灑一涓不渾溯流以西江樓對飛
碧瓦參差子規夜啼翼然拓提薄雲梵放籟虛不鳴山杳酬響
龍藏斯作爰載梵文使聖人壽轉如是輪如轉金輪王四天下
物、化成賢聲遺野幻小白花與彌勒龕俾一生佛參五十三
此華藏海莊嚴殊特攝散亂心以珍茲隱磧山矗、蜀江流王

此輪載旋何千萬年

欽山禪院記

建炎末荆湖南北列剎夷於賊環千里爲盜區禮之欽山在唐
咸通爲大蘭若宜先罹此酷時人命如葉州郡閉關自固坐視
剽掠焚蕩方迂辯曲譚聊忍須臾一馬渡江再造區宇遺墟掃
礫剪榛棘圖厥修復當紹興初楚安方來荆僧堂藏殿厨庫大
殿法堂則枯木誠作於乾道丁亥紹熙改元宗譯建三門鐘閣
逮嘉定辛未善應又管諸天閣五百阿羅漢殿至是稍復咸通
之舊閱數傳歷百艱摧折於奔馳挫抑於留難莫知其幾也僅
克成之其它力弱寡助遂爲強有力豪據而湮沒者何限先是
枯木鑿池瀦水旣田使穀不槁種藕禁采捕示人以好生之德
清心亭古溪橋則憩遊觀者發奇勝於觴詠吟嘯土木之役至
是不可以加矣昔欽山負邁往之氣死於德山甦於洞上昧者
以爲躍冶於德山殆不知其徙容駕兩雄之時反駭

直前

微巖頭孰能柔其剛挫其銳雪峯逶迤曲折養其骨中所未發
終至大究竟後世仰之如華山三峯峭峙半天上清風冷然可
望不可及故書之使講古尊德之士知師友淵源之正因作而
言曰三峯青中雄首三人焉德可侔是謂欽山雪峯之與巖頭
白日西頽黃河北流天地所不能老兮廩乎千巖之秋

鹽亭截經記

非耳目所及不近人情苟可以瀕洞觀聽雖愚無識知罔不曰
怪曰誕其事著其蹟章十指十目無遜形則市虎長杼何自而
信於是有誌怪者焉某年某月日梓之鹽亭雲溪洲渚間黑月
夕如晝溪民皇惑聞有司使即光所自發而觀焉纔一尋許得經
一龍貯般若華嚴寶積涅槃合八百四十卷屬李太賢安奉於
家粘綴完輯歸於圓覺精舍道隆比丘造殿建藏護持維謹幻
十六應真環四壁千手眼大士居其中蜿蜒金虬繚繞朱柱慶
元二年三月十二日樹嘉泰三年九月十四落其成予先人弊

廬距此兩舍許淪棄江海未始見此殊勝莊嚴隣里人來中朝
能詳其說適契某人之請爲之記系之以辭、曰
什公翻經於秦奘公載經歸唐竺錫振華、竺相參分布海寓
雖三家市托茹鐘梵之地靡不具較之五竺十不二三奘公之
西心傳賢公賢以七象載具葉華其歸歿伽遇風淪于河譯於貞觀
者般若楞嚴心經諸部而已太宗文皇帝序般若房相國融筆
授楞嚴今茲水滸所出般若六百卷在焉豈偶然也哉言心聲
也瞿曇太宗之心卓然獨存於天地間天地可壞此心自若也
豈一塵一砂所能錮終使之潛照而不耀於世耶揆之以魯壁
汲冢非人力所能也

褒能寺記

茗雲間雖莫爾拓提輒擅林塘之勝褒能邇南林梵放市聲相
喧熙慶元二年僧彥康白禮部請今額於故宋少師恭敏公
少寺首建法堂庫院未幾而彥康寂自是數宇室廬翼、脩廊

廩庾庖福垣墉四周棲衆之具罔不有復敞華閣擬天台方廣
爲半千開土分身應真之地如佛世比丘日赴四天下供作隊
福聚後先歲月則載諸梁題較千礎萬指大叢林則具體而徵
而一日必葺之戒庸敢或墜寸椽抔土皆自昔明出嘗語予曰
始予徒手來自鹽官而僧於此痛康之緒績弗嗣遂然五指繼
以一目誓續先志志大力弱曰惟艱哉如蜂采芳醞釀爲蜜不
務旨蓄何以集事珍苑名葩籬落野叢擷英獵奇取不務多昌
所餘裕晨露夕霏沾曝寒燠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且且勞苦弗
憚也遲其成割而藏諸以足吾用蓋嘗聞諸故老云錢如蜜一
滴也甜吾則曰蜜如錢一錢不浪費盡以作此土木金碧光明
殊特大幢刹吁三十年矣 九年之弓精盡於此矣于以拓壽
域墾福田俾嘗獵之叢一色一香稱法界性隨其心初應所知
量根莖枝葉華果敷實與此山相終始若夫掠功以美已術能
以僥譽規利以豐橐肆誕以詭俗皆非吾所謂道明雖不敏不

忍爲也爲我記之俾後之有此居者知厦屋之爲幘幘傲懼修
省爲佛之所以爲佛者以當施者之心思普明之經營結構之
難也如此

證覺懺院記 華亭

佛世淳俗如結繩過則許懺一經懺摩永不復作再則擯斥不
入衆數佛滅度後人無所依乃詣上座或詣佛菩薩洎諸天像
作佛在想收攝散亂肅莊六根發過失因絲髮無隱祈哀請命
洗濯刮磨不由往轍生則自列死屬後人掃清積瑕不留宿業
絕輪回根涸生死流浙江東西此法特嚴長期短期各有常軌
於戲擾萬生逐順而往順輒弗常必以逆濟理逆則并如是
展轉成就黑業初於涓埃久而穹深翻五欲瀾增九仞魏愚公
漫移精衛曷填一跌一溺沈墜罔測於是有菩薩僧作長生懺
摩愍此淪沒晝夜六時誓于生々此錢公某許公某長生觀堂
所由倡普照寺紹隆比丘所由和徧和諸檀希六殊勝經營結

構起已廢之利於闡覽是難能也隆成度而修定作殿堂廊廡
厨庫凡所當有者悉具然後啟華閣舍無量壽環以住世應真
樹千手眼大士與閣稱稼有田樵有蕩微錢許振其始隆何以
奏厥功微隆成兩檀越之志定何以承厥終舊寺曰無礙浴院
太平興國二年施徐可淨舍宅建大中祥符賜今額今爲長懺
觀堂一法也匪濯熱午氣必喝不浣垢膚膝必磨何自而知妙觸
宣明成佛子住懺淨心垢悔滌熱惱穢濁盡除入清淨覺莫非
今昔正信願力冥契而宿緣所追再振法緒扶此勝幢惟此勝
幢如日之暹如月朧朧與國同休與天無極施者受者亦復如
是

普照寺千僧堂記

堂容萬指美於某年之寇亦既久矣遠人偉其名至是務先觀
為快今也漠然人以其名在而實亡也乃與柳州鐵爐步志
同按崇教大師祖祥寺之楨榦媿此缺典聚族而謀曰有志者

勇有為樂施者不吝嗇吾僧於此逾四紀凡所興建根椽片瓦
罔弗與舍我事罔集且吾生平不妄受則必辨禮義而不及
私信稍孚將有以相吾志誓鼎新以終吾老市材僦工正信響
荅輸貨惟恐後權輿於嘉定庚寅春仲輪奐於辛卯季秋越明
年而崇教寂又明年雪脊界天璇題闖簷翼前榮設坐備物
靡不具嗣孫智淵能繼其志而復其舊成不愆期美不踰制惟
壯惟固弗事侈靡窓牖洞啓床榻衡直匪雕匪琢隨宜加飾華
鯨乳月鉅鏞橫撞給背在前犀顛茁霜栴檀無雜蔗薑有序本
無位次如法而住十利五觀敢忘講明以福君親以康兆民謂
吾素食吾食罔素於昌明時密贊潛輔

華亭南橋明行院記

華亭圖謀載春秋時夫差三女子墓田曰三女塚聲詩則播諸
唐令尹詢宋荆公王介甫都官梅聖俞邇堽之利曰安和石晉
天福五年蔣漢瑛環堵中芬陀利花擢於陸聚族而謀曰是八

吉祥六殊勝處盍施諸釋梵家遂基此役植榦於是者曰本立
病潮嚙岸址白漢城議徙于此改曰明行用錢中令歸朝所請
之額堂宇樓殿金碧煥粲雲樓駕銳月行璇題具如經說九所
當有罔不具藏乘二千餘卷棗栢大士華嚴合論在焉鍾梵歷
方籟爲一方宅心純想之地遷善遠罪者咸知鄉方一燈長明
四檀委輸規矩準繩有條而不紊五季方中水立晝昏真人應
期民登衽席聖聖授受逾二百年未聞識載固自若也云胡慧
日求紀述爲日曰故國喬木其大蔽牛其高垂雲可無封植日
異懋長風雷之鼓盪雨露之膏沐而至此也一刹百堵容數千
指功倍封植惠戒剪伐人天之所瞻龍象之所懷不啻故國喬
木罔知創業之艱難則將怠乃訓盍講明以詔后世不亦可乎
因其說系之以辭辭曰五季中民迍遭沸如糜號無天中令君
吳越錢奮一旅圖万全玉節勁金城堅王海國遶中原振義聲
開福田空寂崇經奩傳幢利建泉貨捐爲帡幪持危奠誓子孫

銘肺肝撈錦綉包山川歸有德同永年帶如河礪如山與世乳
無黨偏

北碕文集卷第四終



